



吳王既殺伍員遂以胥門巢為元帥

胥門巢公名

蘇王孫雄為左右翼以鱗毅為先鋒又遣王孫駘

魯兵共伐齊國大兵至艾陵下寨

艾陵齊地名 次日

魯大夫仲孫何忌

即孟懿子

季孫肥

即季康子

帥師

來會吳王吳王召入中軍相見禮畢忽有哨馬馳入

帳中不知所報何事艾陵之敗勢不可支

### 齊兵艾陵大戰

吳王與季康子正議事間忽有哨馬來報齊將田常

引大兵十五萬殺至吳王謂季康子曰今吳伐齊因

為救魯而來次日大夫可引兵先敵一陣以觀齊兵

強弱然後我兵方可接應康子領命而出次日即調  
先鋒顏羽引兵出戰顏羽出陣齊將國書曰魯與齊  
乃山東表裏今不相和反降吳而伐齊顏羽答曰汝  
齊侵凌魯國故我投吳今舉二國大兵至汝不下馬  
就戮尚復多言國書拍馬立取顏羽顏羽輪刀便敵  
國書搶入懷心斬却顏羽冉求樊遲  
二人皆孔子弟子仕魯爲大夫  
雙馬殺出國書前遮後架鬪至二十  
餘合齊將閭丘明殺出相救四馬交戰冉求力不能  
支望本陣逃回樊遲獨困一陣左股被傷一箭翻于  
馬下孟之反挺槍殺入重圍救出樊遲齊兵一時追

至冉求抽馬殺回欲迎齊兵孟之反曰齊兵甚銳子  
不能敵汝可保出樊遲我自儻住一陣冉求力保樊  
遲歸寨孟之反勒轉馬頭架起弓弦望閭丘明左目  
射中一箭丘明落馬孟之反挺鎗刺死丘明殺入齊  
陣縱橫衝突如入無人之境齊兵披靡大敗收兵堅  
閉不出孟之反奪其器械緩緩而歸魯兵踴躍喝采  
曰好個將軍孟之反也孟之反聞衆軍聲揚已勇故  
掩功績乃抽矢以鞭其馬曰非吾之勇敢在戰後乃  
馬不進也。后人有詩云

堪羨孟之反 英雄不伐功 戰敗能爲敗

魯兵初敗季康子入見吳王曰齊兵甚銳不能對敵昨日一敵若非孟之反魯兵幾無片甲吳王問計于群臣伯嚭曰臣聞田常部下只有國書驍勇可將吳魯之兵屯于艾陵左右以犄角之勢大王親自出馬國書若見必然殺至大王誘入寨前使兩寨將士夾攻國書必然被擒國書一擒田常不足破矣吳王然之遂令二國之兵屯于艾陵左右次日親自披掛出馬大叫曰吳兵救魯田常何不出寨納降國書視之謂諸將曰此夫差也更不生擒尙待何日橫刀望吳

王便刺吳王望本寨逃走國書追之將近吳營突出鱗毅魯營突出孟之反將國書夾攻三十餘合國書不能遮架被孟之反打落矛戈鱗毅搶入懷中活捉而歸田常急令諸將來救吳魯大兵皆出斬齊兵如刈草芥奪旗似掃塵砂砂屍橫塞道血染郊原田常十五萬兵喪于艾陵引數千殘卒歸寨收拾班師吳王令諸將追之伯嚭引胥門巢追及田常下馬拜于道傍乞命伯嚭曰汝立貢賦文字我奏吳王赦爾草命田常曰貢賦之議在齊侯常焉敢專立乞饒歸國奏齊侯奉貢稅之表入謝伯嚭大怒令胥門巢囚田

既敗  
有又  
敗晉

常歸見吳王吳王喝令斬首然後鼓兵入齊田常頓首乞命愿立納降文字將本寨軍糧器械盡獻于吳王吳王受之放田常即令班師伯嚭曰吳之興霸在此舉也王何班師王曰何謂也嚭曰中國盟主惟在晉楚今楚已服晉國君臣亦自作亂王若乘此得勝之兵屯于中國界上傳檄以會諸侯晉侯若至請斬國書齊將之首號令別國倘晉不肯受盟則鼓兵殺入絳州擄其君臣則天下誰敢不從王曰太宰之言固是然此兵合札屯于何處嚭曰臣觀黃池地名在河南封丘縣之地東連鄭衛西接晉陳乃列國地界

衛有  
內乱

王可移兵屯于此處傳檄以會諸侯吳王即令斬國書相共魯兵進屯于黃池遣使遍告列國約期赴會却說使者來至晉國當時晉侯奄弱趙鞅即簡子註見前獨專國政衛公子蒯聩被逐在外欲殺其母南子灵公欲殺之蒯聩出奔投于趙鞅府中及聞靈公已死國人立輒蒯聩之子蒯聩告趙鞅曰聩雖得罪于君父而衛之大位當傳于聩今父死國人立輒而輒專位又不迎聩而使聩受天下談笑此事奈何趙鞅曰公子不必憂疑此位吾當發兵以送公子返國聩頓首謝曰大夫誠能送聩返國以正父子大位

則公名震于天下而賸亦不敢少置也次日趙鞅親率壯兵五千甲士八百送蒯瞶歸衛不知後事如何

批 迎父歸國禮之高法

孔子獲麟作春秋

晉兵送蒯瞶至城下衛公出公乃蒯瞶之子即輒也

大驚謂群臣曰晉兵送吾父返國吾必遜而出迎乎

抑亦拒而不納乎大夫高柴孔子弟子曰父子之道

人倫為重明公必須出城遠接奉位尊父是也焉可

拒而不納出公日子羔之言是也子羔高柴之字令

整駕出接忽塔下一人諫曰不可眾視之乃大夫孔

論

一點  
良心

圍之子孔惺出公問曰孔惺之見何為不可惺曰

曠得罪于君父故先君公棄此大位不傳與子而

傳與孫今明公若以大位迎曠是廢先君之命而得

罪於社稷也且晉人機變貪暴若引趙鞅入國必然

社稷傾危出公曰卿言雖亦近理然吾父已在城下

矣惺曰但令四門堅閉日久彼必自退出公曰爭奈

國人笑孤不孝何惺曰但稱先君之命焉為不孝出

公遂依惺奏令四門堅守不許輕放晉兵孔惺之母

蒯曠之姑也公之女嫁與孔文子生孔惺聞孔惺

諫出公勿納其父乃責惺曰蒯曠父也輒子也汝為

七下... 卷之七

人臣合正大倫焉可教人而拒父悝曰吾食主上出  
公也之祿但知爲國而已焉知其他孔姬孔悝之母

令僕人憚良夫從城隙空也私出迎蒯瞶入城以爭

大位憚良夫既出見蒯瞶曰衛國之政皆是孔悝專

握夫人甚憫公子失位故使良夫前召公子入城商

議蒯瞶曰承吾姊爲謀無德可報但四門不通焉能

入城良夫曰公子倘得歸國能賜良夫數鐘之祿則

有一計可入瞶曰子能謀我入城得位卽賜爾服冕

乘軒之職大夫之職又賜三道免死鈇券券文約也

令爾子孫世享富貴良夫大悅卽獻計曰目今孔悝

守拒甚堅但可密圖不可揚入公子可蒙衣而于

車中選晉之壯士二人扮爲引車之僕我向前入城

倘守城者問但詐稱外迎親姻而入如此則機不洩

而事可圖蒯瞶大喜卽見趙鞅告其入城之事趙鞅

亦曰可遂選壯士石乞孟壓二壯士名二人從之瞶

與二壯士裝扮上車趙鞅囑曰甚宜珍重勿露根芽

公子入城之後卽便開城與鞅接應事無不克蒯瞶

受命與良夫入城西門守吏羅御拒之良夫曰汝不

識吾孔大夫之家人耶御曰後車誰人耶良夫曰大

夫之親姻也御曰主上防寇甚嚴必須驗之方可入

城良夫叱曰。守城防寇。乃吾大夫奏準之事。豈有自謀而自陷耶。羅御笑曰。子言是也。遂開城放車而入。良夫恐孔悝聽知。至黃昏與曠密入見孔姬。二人吞聲而泣。各序往情。曠曰。承姊所謀。必須代成大事。不敢負德。孔姬曰。朝廷大政。皆在吾兒孔悝之手。汝且藏於吾室。待其退朝而歸。汝必以威挾之。方能成其大事。曠然其說。令壯士石乞孟鷹各執利器伏於座後。以待行移。少頃孔悝朝歸。孔姬召而問曰。父母之族孰爲至親。悝曰。父則伯叔。母則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既識舅爲母之至親。何故不納蒯瞶。孔悝復辭前日之事。孔姬曰。今日不容。

實指洞其下現者  
耳蔡詳耳

百家謝之。而送歸。卽令醢子路之肉。曰。吾聞孔丘聖人也。試遣使賁子路之醢。饋與孔丘。觀其知否。使者奉醢而行。却說高柴逃難出城東門。守卒拒之。不肯放城門。高柴堅意欲出。守卒曰。大夫必欲恚出。此有一條徑辟之路。可通城外。汝從此而出。高柴辭曰。吾聞君子行不由徑。吾必不往。守卒曰。大夫既不從徑道而出。此有空竇隙之穴。暫且容身。高柴又辭曰。吾聞君子正而不竇。吾必不隱。正躊躇間。衛之出使者至。守卒開門。高柴從而出。守卒曰。大夫認得吾否。吾乃昔日犯罪之徒。告理於大夫座下。大夫曾刑吾左足之人也。高柴慘然。



昭也

曰吾既刑爾足今日正是報仇之處何為又教我從徑而走從實而隱守卒曰大夫刑吾之足者執公法也焉敢懷咎而報怨乎大夫速行矣高柴嗟嘆直奔東魯來見孔子當時孔子告老不仕著述于家時有叔孫氏之僕名商鉏者採樵于城西見一大獸身似麋音困獸名尾似牛商鉏以為怪物傷折其足棄于西郊百姓觀者如市皆不識名孔子聞之與二三弟子亦往觀之既見曰此麟也此麟也胡為乎來哉悲泣不勝反巾拭面子貢從傍請曰夫子何傷麟也孔子曰麒麟王者之瑞獸也必須明王在位教化風行

蟠臺 孔氏 府中 之臺 名

子路 食之 錄

不為舅氏也即令贖出孔悝一見荒忙便拜石乞孟西伯伏劍立於左右贖曰孔悝今日尚執迷乎悝曰愿從舅氏之命舅氏叛悝請定盟誓孔姬曰孔悝盡心為輒不可與盟但因於蟠臺待事已定然後釋之贖即拘囚孔悝於蟠臺即令石乞孟西伯率本府甲士次早鼓譟揚聲蒯聩入朝滿朝文武無措急召孔悝近臣報曰正是孔悝作亂出公忙從城東而走群臣自相奔散子路時為孔悝之家臣聞蒯聩兵變孔悝被囚即操戈殺入高柴走出遇子路曰門已閉矣爾尚何往子路曰食其祿而避其患非仲由之所為遂殺奔蒯聩之後曰

汝囚孔悝。安能得位。石乞孟魘。雙馬來敵子路。子路奮力以戰。二將石乞力乏敗走。子路追之。石乞躲過。挺鎗一刺。打斷子路之纓。孟魘又刺一鎗。子路將死。曰。君子死不免衣冠。乃擲戈於地。結纓而死。史臣有詩云。

孝行著聞出孔庭

涵濡洙泗聖恩深

休誇食祿無忘難

至死儒冠不絕纓

石乞斬却子路之首。懸于朝外。令羣臣有不從走。依令治罪。羣臣即奉蒯贖。即位是為莊公。當時南子已死。出公外奔。贖亦不究前故。但令放孔悝。復戒封渾良夫為下大夫。賜以鐵券三道。厚謝孔姬。重待趙鞅。以良民五

指詞  
其上

然後麒麟始出。今值周室既衰。明王不作。天下諸侯篡弑暴亂。而麟反出。為人折足傷身。何其出不逢時。而致自斃。此吾所以泣之也。遂令弟子掩而埋之。引轡歸家。後史臣有詩云。

唐虞世遠鳳麟跡

何事行行又出都

總是春秋褒貶筆

特因拭面泣麟扶

麒麟麇身牛尾。其角有肉。其蹄不踐生物。有仁者之意。故又號為仁獸。明王在位。麒麟方出。以昭仁政之祥瑞。

孔子既歸家。感獲麟之事。嘆當時君臣之亂。遂取魯

國史記自隱公即位而始作春秋一卷定立褒貶以戒後世臣子忽一日有人自衛而歸者報衛蒯瞶之亂孔子謂衆弟子曰衛國有亂柴也必逃而歸但由也可傷死矣弟子問其何故孔子曰高柴知義必然不死非難仲由昧義必爲孔悝而死也道猶未了高柴果然奔歸師第相見且悲且喜衛之使者接踵而入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命小使奉獻奇味夫子請笑留之夫子再拜而受則是肉醢也遂令覆之慟哭入於中庭弟子咸問何故孔子曰此仲由之肉也何忍不哭使至歸衛孔子一日曳杖遊于門外因感慨

而歌曰太山其頽乎良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歌終趨入中庭正席危坐子貢曰太山其頽吾將安仰哲人萎良木壞則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歟孔子曰賜也明王不作孰能宗予予殆將死遂病七日而卒時年七十有三歲周景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巳丑也宋高宗御製贊

贊

大哉宣聖 斯文在茲 帝王之式 古今之師  
志則春秋 道由忠恕 賢于堯舜 日月其譽  
維時載雍 戰此武功 肅昭盛儀 海宇聿崇  
弟子散在列國者咸哭而奔喪葬于魯城非泗上諸

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獨子貢廬於墓側又守三年而去。批 預知休咎險者必矣

晉三卿攻亂同列

却說趙鞅得(衛)五百戶之良民不奉入(晉)室自將此民充入(晉)陽晉陽山西太原府趙氏所封之邑使尹

鐸為晉陽大夫以主其民尹鐸臨行之際辭鞅曰主公以鐸守晉陽不知主公意欲保障乎抑亦繭絲乎鞅曰二者之意何如鐸曰保障者則輕刑減稅使百姓家給人足設使國有急難則民知戰守以為我之保障也所謂繭絲者則繁刑重斂殘苦百姓國有大

晉

乾綱  
解紐

民亡財竭晉陽空知抽絲之繭也趙鞅大驚曰吾欲保障子必為我親愛百姓堅固城池他日吾當以晉陽為趙氏基本也尹鐸再拜赴任荀寅謂范吉射曰二子皆晉卿我等皆為晉之大臣而趙鞅得(衛)

民戶獨將充入晉陽此必有吞同列之意若不早圖他日牙爪已成難為制奪吉射然其說謀議次日設宴請鞅埋伏甲士而殺之范吉射之族弟皋夷者素與吉射不睦是日聞知此密報趙鞅趙鞅大驚曰然則若何皋夷曰先發者制人後舉者為人所制明公豈不達此趙鞅即命長子伯魯次子無恤各引精兵

能事

尋夜先攻荀范二家自率大兵繼後當時荀寅范吉射在軍中同榻共卧而謀行兵之事及夜半二人昏睡正濃家人急報趙氏兵至寅與吉射慌忙驚起伯魯之兵喊聲大至殺入中軍寅與吉射從後營奔奔無恤從後寨截住去路大喊一聲斬荀寅于地下范吉射拍馬欲走伯魯一劍斬為兩段吉射之部將豫讓投降於荀瑶趙鞅即滅荀寅吉射家口入見晉出公出公曰范氏荀氏皆先朝功臣雖有罪惡不可滅其家口趙鞅作色曰荀范二氏欺凌公室殘虐生民滅族尚且難保後患何況滅其家口乎遂不拜而出

齊

晉出公謂群下曰趙鞅傲慢如此他日寧無吞滅晉室之患乎右軍都護趙稷右司馬涉濱隨出公退朝泣而告曰明公謂趙鞅有意吞滅晉室以臣等觀之韓虎魏駒荀瑶皆有併吞之意出公曰四卿崛強如此晉國山河無計可保趙稷曰四卿虎霸晉國地土人民已有大半主公欲除之必須密約齊鄭之兵打入絳州四家可擄若以城中兵甲攻之力不能支反戍招禍公曰四卿知吾召齊鄭之兵必然先起作亂如何處之趙稷曰明公密寫借兵之書臣與涉濱各帶一札密投一國以借討亂之兵則四家之暴固可

晉稱

盡掃矣。出公大悅。尋夜密修簡札。次日令趙稷涉濱。各帶一札。詐稱出使。涉濱行至鹽臺。晉地名趙鞅與韓虎魏駒會宴而歸。途遇涉濱。鞅問曰：大夫何往？濱曰：奉晉侯之命出使。鄭國鞅曰：鄭國未有吊賀。今往其國何幹？涉濱顏色驚懼。語話壅塞。趙鞅叱曰：大夫此行必有外通之意。令左右搜之。涉濱強項不肯與其搜檢。忽然荀瑶荀寅之族亦晉室之卿一名智伯與一簇軍吏。揜住趙稷。前來趙鞅下馬。問其因由。瑶曰：此匹夫與晉侯密召齊兵以攻我等。被吾搜出。送與公等同議此事。趙鞅大怒。親搜涉濱。亦得召鄭之

襄倫  
大交

書。即令囚却趙稷。涉濱率四家甲士鼓譟殺入皇城。出公聞知事發。仰天嘆曰：此天覆晉室也。遂單騎出奔。遇荀瑶于城下。荀瑶大罵昏君。我等有大功于晉。室爾反召兵攻我。揮劍斬出公于馬下。打入宮殿。滿朝文武各相逃命。眾卿遂有滅晉之議。趙鞅曰：不可。宜立新君。我等復守臣職。方免鄰國刀兵。眾卿然之。遂立昭公之孫。名驕即位。是為哀公。哀公見四卿強暴。戰慄不敢登位。趙鞅奏曰：先侯出公無道無故。召隣國之兵以攻臣等。故臣等欲誅同謀之臣。先侯自知失道。故殞其身。非臣等敢行弑殺。今者內亂既清。

主公宜嗣大位何必推延哀公方升寶座趙鞅與荀  
瑶率文武朝賀群臣或有不肯入朝之者瑶謂鞅曰  
群臣有不朝者必然謀陷我等宜斬趙稷涉濱號令  
朝門外言群臣不朝新君者必與趙稷同謀我必誅  
之趙鞅然其說遂斬趙涉二人之首懸於朝門外號  
令群臣群臣恐懼悉皆入朝哀公卽以荀寅范吉射  
之封邑分賞四卿大安群臣忽報吳王遣使至言請  
會盟於黃池哀公辭不赴會鞅曰吳方伐齊破越將  
與中國爭霸晉為列國盟主若不赴會必然失霸臣  
等願保主公赴會萬無一失哀公方脩車駕同數文

臣不

武王赴黃池之會時諸侯皆至吳王有矜傲之意趙  
鞅密告哀公曰吳王矜伐齊之威頗有爭霸之意大  
王請先定盟不可與其奪我中國之拒哀公曰然諸  
侯既登盟壇叙爵而坐吳王謂眾諸侯曰寡人先祖  
乃周室之長吳之祖太伯太王長子周之祖文王王

手執  
牛耳

季長子公等皆周室諸侯今日中國盟主固當寡人  
主之趙鞅歷階而上對曰吳固周室之長晉為諸侯  
之霸今日主盟還是寡君為之吳王不從晉哀公必  
欲主盟一國君臣爭至日斜不決忽吳有哨馬報曰  
越勾踐見王久出于外乘虛殺入我國彌庸引兵拒

越兵  
臨境

敵已被生擒。今群臣堅拒於笠澤。乞望大王速抽精  
兵歸保東吳。吳王聞知。心下大驚。又恐諸侯乘此背  
叛。乃詐聲大罵曰。勾踐歲奉貢稅。助兵伐齊。焉有此  
事。匹夫虛報邊情。罪合當誅。左右何不梟之。胥門巢  
伏劍殺却。七箇哨馬小軍。晉之君臣曰。吳王神采俱  
失。必有亡國之兆。與爭何益。乃讓吳為盟主。獻酢已  
罷。諸侯各辭而歸。本寨是夜吳之告急文書連次不  
絕。吳王召伯嚭議之。嚭曰。星夜班師保國。吳王曰。倘  
諸侯乘亂追擊。則我內外受敗。豈不危哉。嚭曰。臣有  
一計。可保萬全。但不知勝負如何。

批 黑夜班師計窮而已

勾踐三戰滅東吳

嚭曰。今夜令各寨虛張火炬。詐鳴金鼓。以疑諸侯。我  
兵尋夜班師。方免追擊之患。吳王然之。依計號令。星  
夜拔寨東歸。及天明。諸侯請吳王辭別。則空寨而已。  
諸侯皆曰。吳王矜傲太甚。可乘此亂以追擊。晉上卿  
趙鞅曰。諸侯會會不可背盟。乘亂吳王驕傲。彼自喪  
國。何必我等追之。於是諸侯相別各歸本國。獨陳閔  
公懼吳之威。乃領本國之兵隨後救吳。却說吳王歸  
至蘇州。文武出郊迎接。入城朝賀。已畢。群臣俱言。越

蘇臺  
遊于  
廢地



批評外傳志傳卷之九  
兵勢勇速宜謀議戰守之策。吳王問誰人屯兵拒越。群臣曰：王孫駱與彌庸出守彌庸被擄。王孫駱一技兵在伯嚭急奏曰：大駕親出，方可退。越王然之。復令胥門巢為先鋒，展如鱗毅為保駕，大發水軍二十萬，殺奔吳江下寨。時越王志存雪耻，與范蠡文種協心治政，養兵練將，優恤下民，十數餘年。至是方率國內得兵十萬，百姓愿從出征者二萬餘人。合兵止有十二萬，然皆為國報仇，各願爭先。所以一戰便擒彌庸屯于笠澤之南。笠澤地名在吳江中詐稱雄兵二十萬，戰船八千艘。及聞吳王抽兵出敵，范蠡獻一計。

合戰 於陵

吳王伐齊，遠歸疲勞，勞苦必須速戰一陣，可入。吳勾踐大喜，令蠡調兵，范蠡傳令后庸，舉如各領水軍二萬，銜枚夜渡于吳江左右，又令若成引馬軍五千屯于沒。地名以截吳兵歸路。又令大將諸稽郢疇無餘，各率蒙衝大艦五十艘，以俗馳戰。諸將依計而行。是夜風清月朗，水光接天。越王與文種、范蠡計倪程皓一班文臣遊於舟中，仰觀天象，少頃一派火光自北而南，流於斗宿之間。斗星名分野屬吳光輝燦爛，照耀江湖之面，波濤閃閃如金，熬滾浪之儀。王顧從臣曰：此何物也？太史官名計倪進曰：此亡吳之災。

北平刊國志傳

十七

報携  
李也

也右  
這個  
日子

王曰何謂也倪曰臣觀天象考曆數今年歲德在越災火臨吳今此災宿自非流于斗宿之間必主吳亡越霸之明驗也越王笑曰果如伯元伯元計倪之字之說則孤數年之恨自是可釋矣范蠡進曰非特天象如此臣以人事觀之吳亦當亡王曰何謂也蠡曰夫差貪暴荒淫百姓怨苦軍士勞疲今聞吳都又饑野無顆粟令驅饑困之民勞疲之卒而東征南伐其卒必無鬪志有不亡國者鮮矣越王大喜曰天時人事兩相困吳而俺君臣安得不畏天命而敬人事乎遂取盞暢飲殆至五更王親自披掛左帶謳陽右帶

程皓橫鎗立于戰艦之中號令三軍將數百水手謀而渡吳兵見越兵渡江擺開戰艦以待吳王遙謂越王口子忘會稽之事乎會稽一敗爾之君臣陷吾石室吾哀連境之主赦宥東歸今乃不懷舊德而反興兵犯界囚我大將陷我邊土是何道理越王對曰吾自會稽之耻而歸卧薪嘗膽夢寐吞吳今爾若不拋戈約降必使吳都宮殿變作屯兵之所吳王大怒曰勾踐背義諸將何不為我擒之縛毅引舟殺進程皓迎敵兩槩戰舟一來一往交闔江面不分勝敗越將謳陽搭起弓箭射斷吳船帆索吳船順流而下程

此年刊國志傳

皓復射一箭。鱗殼落水而死。越兵大喊數百戰船一齊殺進。吳將王孫雄胥門巢引頸弩射之。越船不能近前。相敵相持至晚。范蠡將白旗一麾。諸稽郢身披重鎧。引蒙衝大艦數十艘突入。吳舟與吳兵亂箭對面而射。稽郢之舟與吳舟尚隔一丈之水。踴身躍入。吳舟斬却胥門巢。用刀一招。疇無餘督。進大戰船。船頭各拴鎗。數百餘枝。衝入。吳舟障裏進退。馳突。吳舟潰散。范蠡又麾后庸。舉如一齊圍擊。吳兵連舟覆水者二百餘艘。其驚潰傷落者不計其數。三江水面屍浮河壅。血染波紅。哀哭之聲如激怒之潮。唐人高啓有

子胥  
扶且

題吳越交兵之詩云

江上山不改。

江邊臺已傾。

越兵來處路。

江水尚哀聲。

伯嚭王孫駱展如等各募小舟殺人重圍。令吳王棄船而登小舟。飛奔于沒。地名。下寨。敗兵漸漸歸至。吳王曰。諸軍困乏。可就此地炊飯充饑。偏將軍姑射曰。此地殺氣洶洶。似有埋伏之狀。不宜停轡。吳王猶豫間。越將若成截住歸路。吳兵饑困不能行動。越兵齊至。如斫瓜切芥。諸將奮力救出。吳王越王又催大兵一齊從後殺至。吳王回視殘兵。寥落不上數百餘騎。

擺開  
擺開  
得記  
得否

莫其  
昭乎

打  
打

其步卒傷毀手足者悲哀慘切。吳王在馬上嘆曰：吾自起兵以來，未嘗此敗。今以二十萬水軍盡喪于長江，豈非天亡我國乎？不覺雙眼淚下。前有一彪人馬，洶湧殺至。吳王曰：死刻至矣！諸將皆飢困，不振束手待戮。及至，乃陳閔公引兵來救吳王也。吳王相見，且驚且喜。閔公輒令本兵獻上糧餉，保駕東回。未至蘇州，忽然越兵勢如風火，迅雷一齊追至。吳王謂陳閔公引兵守石湖，湖在府城西南，自與敗兵奔入吳城，堅閉不出。越兵追至湖口，閔公引弓弩擺于岸上，越兵不能登岸。范蠡令諸稽郢率輕騎從上流涉渡，閔

公欲拒之。越之大兵殺上石湖岸口，陳兵大潰，奔入吳城。城又不放，乃引敗兵奔歸。遇楚將公孫朝，令尹子西之子于江口，儻住歸路。閔公問汝儻吾歸路何故。公孫朝曰：我王昭王之子惠王也，惡汝助吳伐越，所以令我起兵。滅爾國，閔公大叫數聲，墜于馬下。公孫朝斬其首級，催兵打入陳城，盡收陳氏宗族，斬於城內。留兵以守其地，擄其寶物而還。此春秋諸侯相併滅國，自楚滅陳之始也。却說越兵不追，陳閔公直抵吳都，攻打吳城。吳王召伯嚭督軍守城，自與西施宴于姑蘇臺，畢竟後來如何。

直抵吳都，攻打吳城。吳王召伯嚭督軍守城，自與西施宴于姑蘇臺，畢竟後來如何。

批色傾城國久差何獨勇也  
范蠡扁舟歸五湖

伯嚭不愔士卒。朝廷賞勞之物。並不頒賜于群下。士卒怨罵。拋戈棄甲。不願守城。城中百姓自相潰亂。越兵乘勢攻開東門。王孫駱。王孫雄。奚斯。展如。各各引兵塞城。儻住越兵。諸稽郢謂諸將曰。放火燒民房屋。則可進矣。四門火起。號哭之聲。風火之勢。互相激怒。渾似地震。山崩。軍民踐踏。填塞道路。諸稽郢向前斬却奚斯。吳將各自逃奔。越兵打入吳宮。遍搜夫差不見。蠡曰。必在姑蘇臺。令諸稽郢圍臺。吳王驚慌無措。

伊  
日色  
一步  
不離

揚西子欲走下湖。越兵殺至。不能復走。越王謂范蠡曰。吾咎其君。百姓無罪焉。可焚其房屋。失其老幼哉。速令救火。安集百姓。然後定計滅吳。范蠡然之急。令程皓。謳陽。安集百姓。又令卬庸引兵重圍姑蘇。卬庸未出。夫差遣王孫雄至。越王問其來故。雄乃頓首曰。昔者夫椒之戰。大王棲于會稽。寡君曾送大駕東歸。今者天災。吳國得罪于天。王寡君欲請會稽之議。而告求請和。今奉降表。但乞草命。以延歲月。其君臣僉役。妻子甘囚。一從大王之命。越王覽罷降表。將許議和。范蠡曰。昔者會稽之役。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

天以吳賜越。大王敢逆天乎。且夫早朝晏罷。卧薪而嘗胆者。非為吳乎。使十餘年間。積此伐吳之功。一旦而棄之。臣不敢奉旨也。越王曰。相國之見圖。是然寡人已。有哀矜之意。不忍滅吳。范蠡曰。大王不忍滅吳。臣奉旨處置吳國。越王賜蠡之旨。蠡即引兵重圍姑蘇。數夫差之罪。令三軍焚臺。以逼夫差。夫差嘆曰。吾早不納子胥之諫。今日果至滅國。設使死者無知。則已。倘若有知。則吾有何面目。見子胥于地下乎。即令左右。以幘冒覆面。遂拔劍自刎而死。胡曾有詩云。草長黃池千里餘。歸來宗廟已丘墟。

之報

出師不用忠臣諫

徒臨窮泉見子胥

范蠡令取臺上寶物。攜其美女。焚却姑蘇之臺。斬吳王首級。回報越王曰。夫差喪國。皆伯嚭讒諂所致。令斬伯嚭。滅其家族。以戒不忠。又令吳之群臣。有愿仕越者。復其原職。不願仕者。任其出處。焚吳氏之宗廟。掃盡其宗族。取其實器。驅其宮女。皆大將軍諸稽郢屯守吳都。開倉以賑吳民。大駕東歸。胡曾詠史詩云。

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月上。一宵西送越兵來。

悲歌

悲歌

又宋賢揚誠齋

名萬里

先生題姑蘇亭詩云

挿天四塔雲中出

隔水諸峯雪後新

道是遠瞻三百里

如何不見六千人

唐人高啓先生題館娃宮詩云

館娃宮中館娃閣

畫棟侵雲峯頂開

猶恨當年高未極

不能望見越兵來

本朝東屏先生詩史館娃宮詩云

初收奇貨錦裁新

百媚生輝曉夜春

樂盡卧薪嘗膽日

五湖歸載有功人

世傳吳王夫差在蘇州城南築一酒城釀酒與西

嘲句

沈酒

吳女  
吸老

施宴飲及越王入城盡發其酒以賞軍將

高啓先生題酒城詩云

酒城應與酒池通

長夜君王在醉中

兵入館娃猶未醒

越人宜賞武夫功

越王滅吳擄其實器及美女而歸時西子亦在囚中

范蠡諫曰色傾人國自古有之吳王因耽西施之色

大王所以得滅其國王何不鑒以蹈前車之覆乎越

王不聽遂令大軍出吳都范蠡退而嘆曰越王為人

長頸烏喙但可同患難不可同歡樂吾之功成而身

安能保無後患乎然不除西子吾越復有覆亡

之患乃設一計及大駕至石湖密令左右取輕舟于湖口又令王之宦者密誘西施出于帳外蠡令左右以輕舟載于烟浪之中曰此傾人家國之物不可少留舟人遂溺西子于湖心想越王眈其色也次日蠡告越王曰大王外患既除可與二三良臣善營家國臣請從此謝恩以出再不願入越都矣越王大驚曰寡人辱承教誨得削大仇王當與子共享太平之世子何棄寡人之速耶無乃寡人有慢于子乎蠡曰臣聞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辱于會稽待罪于石室臣所以不死者爲吳未滅故也今吳已

滅君耻已雪焉敢偷生于世越王曰相國疑孤不能保全君臣之義乎相國且歸孤卽列土以封相國使爾子孫久享大祿相國必若堅迷不從則身亡而妻子爲戮矣蠡再拜謝恩以歸本寨遂是夜乘輕舟逃入五湖之中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東上高山望五湖。  
不知范蠡歸舟後。

雲濤烟浪接天隅。  
曾有忠臣寄跡無。

東屏先生詠史詩云。

鴟夷皮號諱談軍。  
君子謀成身退有。

重寶輕舟破水雲。  
未聞禽鳥相人君。

東



潛淵讀史至此曾有古風一篇云。

縱橫鳴鳥脩脩舉。使君發矢貫翎羽。

鳴鸚已墜縱橫志。使君心契五湖水。

五湖風景五湖秋。樂與同遊險不遊。

古來王佐非周召。見幾不作功成羞。

君不見。狡兔死兮走狗烹。

飛鳥落處良可收。敵破謀亡皆類此。

何必睠睠思故土。一葦扁舟一竿竹。

清風凜凜高千古。

乃變姓名自號鳴鵠。庚子遣僕遺書一札與文種。飄然

揚于煙浪之中。蓋後人莫知其終焉。史記云自

湖至海。齊人用之。官至丞相。後又棄官隱遁。改名為

陶朱。畜五牝。置家至鉅萬。次日越王不見范蠡。詢之

蠡之部下。曰。昨已入於五湖矣。又以溺西子之事。告

之。越王曰。噫。此寡人之過也。大駕歸至浙東。群臣迎

接入朝。行賀已畢。大封諸將。宴賞群臣。群臣謝恩出

朝。文種得范蠡之書。拆而視之。曰。

蠡聞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功成不退身之殃也。今

吾與子。膂力廟堂。雄成霸業。理合拂袖而歸。且越

王為人。長頸烏喙。但可同守患難。不可同享安樂。

問之  
明月  
乎

譬諸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既破謀  
臣卽亡蠡思每每及此是以棄名利于富貴之場  
樂綸竿于江海之上同僚誼重敢不盡布惟子明  
鑒乞早圖之

文種讀罷曰范蠡誠高世之士吾不及也卽日稱病  
不朝越王謂郡下曰孤初未滅東吳文種范蠡盡心  
獻策各效謀猷殆至東征未還范蠡棄寡人而遁今  
者文種又稱疾不朝二子何其輕名高節乎計倪曰  
文種二公國難則出國安則退實有清風高節乞明  
公旌獎以勸後人越王然之次日將親往問文種之

病者將軍舉如與種有仇因而奏曰文種素有謀  
之意大王何不祥察今王若入其宅必召不測之危  
越王叱曰昔孤在吳三年國中六柄皆居文種掌握  
此時不背寡人而叛今日焉有是意舉如又曰文種  
素得軍民之心彼若謀反一舉而得大王不信問病  
之日種如出迎聖駕則無此意如不出迎則其反意  
明矣大王何必疑爲妄言越王默然卽日便往問文  
種之病舉如忙使家人告文種之家人曰主人疑爾  
文氏謀反今詐來問病誠欲擒文種歸朝也家人忙  
報文種文種大罵昏君果不能與之同享安樂也遂

令家人埋伏刀斧于門下先誅無道然後別立新君。頃刻報王駕至文種隱而不出。越王至其宅見種不出將有疑心計倪曰相國抱危篤之疾焉能出接大王可入不可狐疑夫君臣大義及至中堂又無人出納及觀兩廊似有埋伏之狀遂與數從臣趨出歸朝。卽發兵滅文種之族計倪率群臣忙奏曰文種反形未彰豈可輕滅功臣之族。越王不從計倪又曰種有大功勞未蒙重賞而得重罪恐後忠臣義士盡皆去。越王曰大王必欲滅文氏之族臣等願以家口保文種之族。越王默思良久令斬文種赦其家族。

何辜

何辜

批 越滅長頸烏喙功成送之矣  
晉智伯求地謀反

計倪又曰古者刑不及大夫文種功蓋越國貴冠當朝惡罪未彰而梟其首切爲大王仁明之累。越王大怒叱退群臣令武士斬文種之首懸于朝外自是國中百姓議論紛紛文武累有辭官告老去者。越王旣誅文種次日上表辭官者甚衆而國人議論紛紛皆有哀矜之意。越王恐生異變問太史計倪曰文種謀反孤所以殺之群臣百姓何故皆有不忿殺文種之意計倪曰大王東滅強吳威震天下者范蠡文種之

兇死

殺戮

謀故也。范彘深慮功不保終，所以不及封賞而遂逃亡。今乃封爵初下，便聽讒譖而殺功臣，何能安集衆心，而使其無憂慮乎？王曰：然則若何？計倪曰：必須追贈范文之功，將吳擄之金寶，悉散于群臣，然後入周朝王，則內可安邦，國外可服諸侯。而越霸成矣。越王大喜，即詔環會稽山下之地，周圍三百里，封為范彘之地，封其子孫世享厚祿。追封文種為大相國，以侯禮收葬其屍，斬却暴如，盡散金寶于群臣。出榜以安百姓，百姓大喜，群臣悅服。又以吳王平日所侵鄰國之田，遣使奉還，又封吳之人民戶籍，山川地輿，令使

之，送貢于周。時周元王在位，覽表大悅，即遣使以是地土賜越。命越王為侯伯，得專征伐齊魯宋鄭，皆奉幣而朝之。時晉室衰微，政在四卿之家，哀公晉有六卿，先年趙氏、魏氏、韓氏、荀氏四家為黨，遂滅荀、宣、范、吉射四分其地。聞周王賜越王專征，主盟意欲修先朝霸業，詔荀瑶荀林甫之後，又號為智氏，荀瑶即智伯也。趙無恤趙鞅之子，即趙襄子，時鞅已死。韓虎韓厥之後。魏駒魏犇之後。四卿商議當時智瑶威權獨盛，欲兼併三卿而吞晉室，倡言不可伐越。三卿必請出兵爭霸，不可失盟主之柄。智瑶不許，告哀公曰：越

執國命

勾踐破吳之後。無有吳之兵甲地土。又且天子賜其主盟。豈可與之爭霸。明公必欲與之爭霸。必先許臣以掌大政。募招壯兵。積草屯糧。先理國家。然後方可與兵伐越。袁公然之。即詔智瑤兼總國家大政。凡三卿以下大夫庶士。皆要服其調用。智瑤謝恩出朝。次日召集從弟荀開。荀寬。荀宵。荀果。荀宵。荀瑤之親弟兄也。謀士絺疵。武士豫讓等議曰。吾欲兼併三卿。韓趙魏之三家也。而吞晉室。恨無大柄。今晉侯令吾兼總國家大政。朝中文武。盡在吾之掌握。欲行謀叛。汝等有何妙計。試為我獻之。謀士絺疵進曰。欲謀晉室。

先除三家主。公何不乘晉侯之命。乞令三家各要割地百里。三宗比百為晉卿。故有所封之食邑。民戶二萬。

充入公室。以備應用。三家若肯割地還朝。則其勢弱。

易為圖謀。有不肯者。矯以晉侯之命。率大軍先除滅。

之。此時荀氏獨振。而三卿削弱。晉侯之位。翻掌可謀。

矣。荀瑤大悅。即令荀開。荀寬。荀宵往韓趙魏三家求

地。却說荀開往韓氏。即韓虎。韓康子。府中韓虎延入

廳堂。問其來故。荀開曰。吾兄奉晉侯之命。令三卿之

家各割地土一百里。民戶一萬。充入公室。以應伐越。

備用。請公先割。毋致違背。韓虎知其意。但應曰。大夫

請退明日吾當奉地界來見智伯荀瑤也荀開辭出  
韓虎召集群下曰荀瑤欲挾晉侯以弱三卿故請割  
地爲名吾欲先除此賊卿等以爲何如謀士段規曰  
智伯貪而無厭彼挾晉侯之命而削吾地吾若與其  
動兵是抗晉侯也不如姑且從之彼得吾地必又求  
于趙魏趙魏不從必然攻擊吾得安坐而觀其勝負  
韓虎然之次日令絺疵進地界于荀瑤荀瑤大喜賞  
疵遣歸少頃荀寬與魏駒之臣任章亦奉地界以進  
荀瑤亦賞之遣歸荀宵回報言趙無恤不肯割地荀  
瑤大怒卽欲攻之絺疵曰不可必須矯稱晉侯之命

率轉魏之兵以攻之則彼屈我伸無有不克荀瑤然  
之卽日令荀開豫讓各率甲士五千圍趙氏之宅又  
約韓虎魏駒起兵助戰却說趙無恤正與謀士張孟  
談論智伯之事忽聞門外鼓譟喧天家人報智伯之  
兵殺至無恤慌忙上馬出敵三家之兵蜂屯蟻聚孟  
談曰寡不敵衆主公速宜逃難無恤曰逃在何處孟  
談曰晉先君趙鞅也令尹鐸守晉陽堅築城池厚恤  
百姓先君以晉陽爲趙氏基本令國家有難必投晉  
陽今主公宜速往奔不可更奔別邑無恤卽率從臣  
從徑路走入太原卽晉陽也智伯盡焚趙氏之宅勒

一家之兵以追無恤畢竟如何

批 初以縱橫耳為保潯手

智伯決水灌晉陽

無恤走至晉陽。晉陽百姓感尹鐸仁德，各各推鋒。置刃迎接無恤入城，皆願出敵。無恤見百姓親附，欲出城決戰。張孟談曰：「不可。彼眾我寡，一難敵三。臣觀晉陽城池高固，糧料可支十年。不如深溝高壘，堅守不出。無恤納其說，親自巡撫四門，激勵百姓，軍民互相保守。荀瑶引韓魏之兵，重圍晉陽，朝夕攻打。三卿每每謀議，百般效力，終不能攻開其城。韓虎之謀士段

互相

規告虎曰：晉陽城破，其地一入于荀瑶。是知用力者

韓魏也得地者荀氏也。我等徒疲財力而與荀氏爭

地，何不收兵西歸，任其自相攻戰？韓虎曰：子言是也。

遂約魏軍班師。絺疵告荀瑶先攻韓魏，然後攻晉陽。

荀宵諫曰：趙氏未除，又攻韓魏，是逼禍也。不如約其

共滅趙氏，三分其地。彼必貪得效力，待趙滅，又設他

計以圖二子。荀瑶善之，即召韓虎、魏駒至于中軍，告

其滅趙分地之故。韓魏大悅，皆願相助。荀瑶遂置酒

于錦屏山，與韓魏議攻晉陽。酒至半酣，三子起望晉

陽城，郭厚大池，深高，自相嘆曰：如此城池，堅若鉄

以水灌城勢甚

此平

五三

孤懸危何日可破。荀瑤笑曰。吾計得矣。韓魏問智伯何計可攻荀瑤。以手指晉陽城下。晉水曰。吾之亡趙氏者。晉水也。二人皆曰。欲攻堅城。非水不可得也。卽令三寨之兵。決晉河之水。以灌晉陽。荀瑤曰。晉水雖可灌城。然天時尚未及也。先令三軍督造鉄枋閘板。建立晉水岸畔。待秋末冬初。霖雨大降。然後四方隄決。方可一灌而下。韓虎魏駒皆服其妙筭。號令士卒建造器物。以備攻城。不數月。秋霖果降。晉水汪洋。三寨之兵。各將鉄枋閘板。隄決城下之水。灌入晉陽。時城中雖被久困。百姓樂業。民不凍餒。且晉陽之城。尹

韓經理深。水雖浸入城內。而城不動。過數月。水勢愈高。城不浸者。三寨城中房屋。皆被浸溺。沉寔生蛙。而百姓皆構巢而居。懸釜而炊。亦無叛意。無恤召孟

不  
氏基  
何計

談曰。事急矣。百姓雖無叛意。吾亦不忍見其沒溺。如此先生何計破得此兵。孟談曰。臣聞亡不能存。居不能安。則非丈夫之事。臣請今夜出城。說韓魏之君。反

攻智伯。方免此厄。無恤曰。水高數丈。不沒城者。止三板。子雖生翼。亦不能飛出晉陽。孟談曰。臣自有計。吾主不必憂慮。但主公令諸將造船隻。利兵器。專待以擒智伯可也。無恤許之。是夜孟談與五六從者。取樹



木結成筏。桴于橋下。乘桴浮至左岸。客謂韓虎曰。趙氏韓氏皆為晉室開國功臣。故其封土連境。邦為唇齒。荀氏貪暴而滅趙氏。趙亡則韓魏勢孤。明公能背荀瑤之約。與魏公反攻荀瑤。三分其地。豈不保長久之富貴乎。韓虎曰。吾知老賊之心。吞食三家久矣。爭奈無人與我同謀。趙公既誠心期我。焉有不從。汝可告之。魏公使其同謀合策。以圖大事。孟談頓首謝出。投魏寨。亦將前事細說一遍。魏駒亦許。次日韓虎與魏駒共見荀瑤。言晉陽城將陷。西北二門頗近秦地。明日速移兵屯于北岸。以備逃亡。荀瑤然之。即令二

微中

七

寨各造船隻。令韓虎守東門。魏駒守南門。自率大軍屯西北二門。約次日用舟攻城。韓魏辭出。絺疵進曰。臣觀韓魏二子各有叛意。乞主公早圖韓魏而後攻城。荀瑤曰。何以知之。疵曰。三家約滅趙氏。共分其地。今趙氏亡在旦夕。而韓魏各無喜色。豈非心生異變之所致歟。荀瑤笑曰。先生之言過矣。吾約韓魏共攻趙氏而分其地。今晉陽目下將拔。豈可同用力。而獨取其地平智果。荀瑤之從弟也。又曰。臣觀韓魏數日以來頗有矜傲之意。必與趙氏同謀。吾兄不可不惧。絺疵先生之言是也。荀瑤又笑曰。吾弟疑人太過。水

濟晉陽城不沒者止。差三板三家。總有同謀。從何而  
逼。締疵又曰。主公不攻韓魏。亦不可移屯西北。臣觀  
西北二方。其地低下。河水一退。必有自溺之患。主公  
不可不察。荀瑤叱曰。西北界近秦地。吾不親守。無恤  
必走入秦。汝何進此妄言。搖惑吾之心志。莫非爾為  
趙氏謀乎。締疵出而嘆曰。智伯自誇已見。而不用我  
之謀。不三日而為韓魏擄矣。遂逃入深山。不出。智果  
見締疵逃去。亦從是夜奔出。不知竟往何處。

批 智伯謀三卿。三家并戮智矣。  
豫讓漆身刺無恤。

至三更。荀氏寨內。軍卒驚起。喧嘩。及天明。水浸  
已沒丈餘。荀瑤忙令諸將。巡檢四方。聞板却是韓  
虎魏駒之兵。隄防河水。灌浸荀寨。荀瑤急令諸將登  
舟。須臾波濤洶湧。軍糧器械。飄蕩無遺。韓魏之兵。各  
乘輕舟。殺出西北大寨。城中聞外。納喊震天。無恤令  
大開四門。各乘小舟。殺出。三家之兵。圍遶荀氏大寨。  
荀氏之兵。雖有船隻。亦無器械。盡被殺溺。其沒水者。  
不計其數。荀瑤見事勢危迫。招集兄弟宗族。欲奔入  
秦。韓虎儻住去路。斬荀開。荀宵。豫讓步戰。韓虎救出  
荀瑤。走不數里。趙浣。趙藉。藉無恤之子。浣無恤之孫。

初命  
為侯

追及夾攻一陣生擒荀瑶。豫讓奔走入山，方得免難。趙浣囚智伯來見無恤，無恤將荀氏宗族掃地盡，誅與韓魏三分其地。先是晉都山西地方千里，為諸侯之霸。至是晉哀公獨有絳州、曲沃二邑，其餘皆入于韓、趙、魏三家。時人謂之「三晉」。無恤數智伯之罪，斬首號令，將其頭顱漆為澆便之器。豫讓匿于山中，聞知涕泣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吾受智伯厚恩，今國亡族滅，而頭顱為人作澆便之器，吾心何忍！乃更姓名，詐為囚徒，挾短劍潛入無恤廁中。無恤如廁，豫讓近前欲刺之。無恤心驚，忙令左右搜之，乃智

便義

苦心

伯亡臣豫讓也。無恤問曰：「子入吾宮行此反意，何也？」豫讓正色曰：「吾來行刺，欲為智伯報仇。左右便欲殺讓，無恤止曰：『智伯身死無後，而豫讓欲為之報仇，真義士也。』吾但謹避其鋒，焉可殺之。今放豫讓，豫讓歸家，終朝思報君仇，未能就計。其妻勸其再仕韓魏，不必勞心復仇。豫讓拂衣而出，思欲再入無恤之家，不得其由，乃漆身為癩，削髮去眉，詐為乞丐于市中。其妻使人遍處跟尋，欲勸其歸家。忽遇于途，其妻見讓曰：「此子聲音似吾之夫，何其形貌損陋若是耶？」豫讓遂亦見之，忙自吞炭詐以為啞，再乞于市。其妻雖見

遠不能辨讓之友人。認見留于家中。勸曰：子負雄才，何不詐投趙氏，必然見用。此時欲行報仇之舉，唾手而得，何必漆身吞炭以毀已之身軀乎？豫讓謝曰：吾既臣事趙氏，更欲行刺，是二心也。今吾漆身吞炭，必欲報智伯仇，正將愧後世爲人臣子，而懷二心者也。子何教我？行此二心之事，遂復乞于城南，忽見一簇人馬，冠蓋相擁，百姓奔走言趙公出狩，已歸。讓默喜曰：此吾復仇之日也。遂伏于板橋之下，將刺無恤。無恤行至板橋，坐下之馬悲嘶退後，無恤連鞭數策，亦不前進。孟談進曰：臣聞良驥不陷其主，今此馬不渡

板橋，必然此處隱伏奸細。主公請令搜之，無恤忙令將士遍搜板橋前後，左右五里，果見豫讓伏于板橋石穴左右，曳出解見，無恤怒曰：子先事范中行，其人死而子忍耻偷生，反事智伯，不爲范氏報仇，今智伯已死，子何爲其報仇之深耶？豫讓曰：是何言也？君待臣如手足，則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草芥，則臣待君如寇讎。讓昔事范氏之時，范公止以平常之恩待臣，故臣止以平常之義事之；及事荀氏之時，智伯隆恩厚祿，待臣如國士，故當以國士報之也。無恤嘆曰：子爲智伯名已成矣，吾前赦子亦已足矣，今日

義氣  
凜  
烈

必難赦子令甲士圍遶豫讓令豫讓自盡讓曰臣聞  
名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前者蒙君赦  
臣之死。晉國豪傑盡皆稱君之德。今日臣不敢偷生。  
但請君衣與臣擊之。以寓報仇之意可乎無恤義其  
言。即脫下錦袍傳與豫讓讓拔劍在手怒視其袍有  
如無恤之狀。三躍而斫之曰吾今可以報智伯矣遂  
伏劍而死。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豫讓酌恩歲已深

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橋上行人過

誰有當時國士心

無恤見豫讓自刎心甚悲之令收葬其屍而還軍士

屠若  
督苑

枕上

起所斫之袍皆有鮮血呈與無恤無恤見之慘然  
大驚即日染病將死謂其子趙藉曰三卿滅荀氏地  
土寬饒百姓臣服宜乘此時約韓魏而滅晉祀奪其  
大位更若遲疑數載則時勢反覆鄰國兵變則趙氏  
之祀不保矣言罷而死趙藉再拜受命收葬父喪即  
以父囑之言告知韓虎虎告魏駒曰篡晉之事宜付  
小兒輩所處吾儕合守晉氏臣節以免後世公論駒  
曰韓公之言是也於是二子遂令其子韓虔魏斯與  
趙藉謀議篡晉之事三人約在本年春花朝令節請  
晉侯遊于綠野埋伏甲兵刺而殺之共奪晉位張孟

此平南國志傳

談諫曰。晉乃周室至親之國。今欲奪其大位。必須交通鄰國。以事為名。方免諸侯征伐之患。趙籍曰。鄰國各守其正。誰肯助臣逐君乎。孟談曰。今齊國田和世掌齊邦之權。將有篡弒之心。三公欲行此事。必須交通田和。約其共舉大事。縱使鄰國征伐。則連四家之兵。相為救護。如此可掩刀兵。可固根本。則天下諸侯誰敢不服。三子大喜。遂修書遣任章往齊。見田和。通謀篡弒。不知後來如何。漆身吞炭國士之風

吳起殺妻求將

却說田和世主齊國威權厚。施惠于民。民皆親附。

齊人入朝廷。齊康公每降階迎接。雖有管晏故能制服。及得三晉韓趙魏之書。撫掌大悅。便欲回書。約議篡弒。從弟田居思諫曰。齊與魯近。聞吾奪姜氏齊君姓姜之國。必為與兵伐我。不如假奏齊侯。言昔日齊與吳戰于艾陵。損兵折將。皆因魯國助吳之故。今則吳滅魯孤。速可與兵報怨。于是回三晉之書。約其起兵先伐魯國。先伐其忌。然後歸而篡位。方免征伐之患。田和大喜。即回書約三晉起兵相助。次日即具伐魯之表。奏知齊康公。康公即令田和伐魯。下大夫管廷岳諫曰。田和專秉國政。素得民心。今若更委

挾主  
兵

出兵征伐必然生變于外康公躊躇不決田和左手  
仗劍右手扯住廷岳曰吾乃傾心為國匹夫及謂吾  
為生變吾與匹夫共立朝廷試問舉朝文武以吾二  
人孰為生變群臣見田和威振廷岳各各面如菜色  
手足無措但曰相國忠義人所共知田和又扯廷岳  
出朝外問百姓誰為忠誰為佞百姓皆曰相國忠義  
人所共知田和遂斬廷岳之首入朝號令曰敢有諫  
勿伐魯者梟首滿朝君臣股慄失色康公但曰相國  
請卜日出兵寡人實無疑意和曰小臣家世相齊盡  
心報國廷岳妄倡誹謗縱使明公無疑之心臣有何

文臣  
濟濟  
齊故  
能攻  
無倫

突出  
早起

顏立于廊廟言罷悻悻而出康公降階目送田和掩  
淚退入後宮次日田和即以從弟田會為先鋒田居  
思為副將自率大兵五萬殺奔汶水下寨打戰書入  
魯時魯穆公在位最敬賢士拜公儀休為相敬孔伋  
為師孔伋孔子之孫字子思泄柳申詳為臣文雅雖  
倫而攻戰之具不足一聞齊人伐魯朝中大駭君臣  
共計子思告曰重祿之下必有英雄明公何不降詔  
令群臣能退齊者加官重爵必有豪傑之士應詔穆  
公即降詔宣問未訖階下一人身長九尺貌壯聲雄  
連聲臣敢引兵出敵眾人視之乃衛國人氏魯參弟

是也

子姓吳名起官爲魯中軍大夫穆公卽拜吳起爲師  
令孟孫能副之與兵二萬拒齊次日吳起升帳會集  
將卒有不赴黠者一萬餘人吳起欲將卒盡皆誅之  
示衆又恐生變乃具表申奏穆公穆公大怒令近臣  
遍訪將士何爲不聽約束諸將訴曰吳起乃齊之女  
婿今督大柄必然與齊相通故其等懼誅所以不願  
立其帳下穆公聞諸將之說默然不語亦有疑吳起  
之心吳起聞知恐穆公奪其將印卽斬妻之首級入  
見穆公曰主公疑臣有通齊之意愿以姜氏起之妻  
乃齊侯宗族之女之首獻穆公慘然不樂曰將軍赤

心爲魯足矣何必割恩忍愛遂令起復舊職督軍  
戰而心亦疑起爲殘忍之人次日吳起升帳號令將  
卒無一違逆卽便鼓舞三軍殺至汶水下寨時田和  
兵威甚振聞魯兵至便督三軍出戰田會曰魯兵初  
至何出敵之速田和笑曰魯兵遠勞我兵屯久兵法  
所謂以逸待勞正此勢也豈可緩攻田會大悅引兵  
鼓謀殺至魯寨時吳起之兵安營未畢見田會殺至  
各各驚慌無措吳起曰齊人欺我疲弱以逸攻勞吾  
何怯哉遂自披掛殺出孟孫能副之三將戰不數合  
吳起大喊一聲斬却田會齊兵披靡走回大寨吳起



大殺一陣盡奪器械而歸田和見初戰不利又損一第堅守不出速遣使者追三晉救兵吳起親自巡按營壘撫愛將卒得一美味輒令遍分群下士卒有被刀箭所傷其背者起即親為吮瘡所以軍中鼓舞咸願爭先日夜攻打齊寨齊兵恐懼不出起謂孟孫能曰田和連日不出必待救兵至我當分為兩寨以備相救不數日魏斯果引大兵殺至田和延入中軍告曰吳起用兵有孫武之法變態萬狀我兵初戰損第折將所以日望將軍救至今韓趙之兵不起而公獨來何也斯曰吾等有大謀議恐三家俱出國中必然

生變所以韓趙守國我兵獨來和曰煩速議出救之策斯曰明日分兵夾攻觀其強弱然後設計以破之田和納其說次日與魏斯親自披掛各引本部挑戰吳起見晉兵救齊令孟孫能敵齊兵自敵晉兵四馬鬪不十合吳起詐敗魏斯追上五里吳起賣一破綻將魏斯打落下馬部將樂羊殺出救回吳起正追之間回見孟孫能被齊兵困于陣內起即捨却魏斯殺入齊陣救出孟孫能左馳右突齊兵望風潰散魏斯收軍歸寨嘔血不止諸將救治半晌方得痊起謂謀士李克曰吳起驍勇出類何計可破李克對曰吳起

不特驍勇其用兵料敵雖孫武再生莫能過也斯曰  
然則若何克曰臣請設一反間之計定教吳起反魯  
來降斯曰然次日李克製謠言一首將黃金百斤遣  
人密散與魯國百姓令其傳誦不絕魯之愚民受其  
金者果教童稚謠于城市曰

恨吳起 忍殺妻 不為魯 反為齊

近臣奏謠言聞之于穆公曰吳起殺妻求將豈肯反  
魯助齊乎公儀休曰吳起昔事曾參母歿而不奔喪  
故曾參絕之今仕魯忍心殺妻求將豈不忍背魯乎  
臣聞魯兵初至汶水連敗齊師今延數月未聞捷表

魯之事疑或有之公曰然則奈何儀休曰臣請持  
節往監吳起虛實待其謀反臣必制肘方免後患穆  
公許之儀休即持節至汶水吳起延入中軍休曰主  
上以將軍久戰不決勝負故遣休來評議吳起驚曰  
齊魏之兵連戰連敗正欲來日大戰以定齊魯興亡  
主上何謂不決勝負即令諸將披掛出敵儀休恐其  
與齊交通連阻以為不可自是吳起每欲出兵儀休  
即持節制之吳起歎曰此必朝廷疑我故使我大功  
不就耳李克聞儀休監制吳起乃乘夜潛入其寨說  
起曰吾聞良禽擇木良臣擇主將軍抱負韜畧赤心

自家骨肉尚如此

為魯而魯公反生疑異將軍能保全功乎今魏公容賢納士將軍誠能棄魯歸魏則萬鍾之祿不日可致又何必以高明達士屈于昏暗之國哉起曰先生之言極是吾何惑焉遂從是夜同李克奔歸魏寨魏斯出帳迎接握手相權過於故友即以大將之權付之次日吳起操練魏兵將攻公孫儀孫儀嘆曰話不虛傳匹夫果然反魯降齊言未訖寨外金鼓震天魏兵攻寨儀休恐懼令孟孫能堅守營壘自走入魯見穆公曰吳起果然昔魯降魏今反來攻我寨穆公曰然則若何休曰田和此來止為艾陵之戰若奉金帛謝

保有人功于魯

罪必然退兵魯公即以金帛數車與儀休求和儀休乘夜投見田和曰寡君以齊魯舊好之邦不敢務較功利備至微禮乞尋舊盟和曰魯嘗助吳伐齊吾欲踐平東魯以削舊恨大夫既來尋盟議定自今以後魯不能更助他國以侵齊界吾始與盟否則不必議矣儀休曰願從公命于是田和設宴請魏斯至寨同議和好次日收拾班師

總批

事若弓三心執之不忠必母死

不奔喪起之不也  
而投禁執之如  
也求將起之不義也  
四  
之全者也

